

1986年

● 本文是在《中国美术报》社长

张善先生的约稿写的。

● 后中间一部分发表在

《中国美术报》1986.9.20. 4版上

第39期3版上；和《美术》1986.11期上。

(P45)

● 本文中有许多详细的资料。包括展览人员
名单、经费及帮助过《第一展》的人员名单。

后一部分是当时的“艺术思想”！

● 此文写在第三届《第一展》筹备期间。

云南、上海《新具像画展》及其现在发展变化的情况

(《新具像画展》在下文中简称《新一展》)

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——六月二十七日《新一展》在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举行，之后又巡回回到南京。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——七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卫生教育馆举行。

《新一展》当时参加者为六人。云南昆明市电影公司的毛旭辉（1982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，1956年生）；昆明市歌剧院的张峻刚（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，1958年生）；云南省地质局孙中学的潘德海（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大艺术系）；上海华东师大美术系的张隆（1961年生）；上海故宫的侯文怡（女）（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）；上海园林局雕塑设计室的徐侃（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）。

《新一展》领导人为毛旭辉、张隆、侯文怡、潘德海。

《新一展》的作者分别在云南、上海两地工作，学用大异。通过信件交流作品与思想，这种交流经过一段时间达到成熟后，决定自费举办展览。

《新—展》共展出了120件作品，包括油画、雕塑、水墨画、布贴、材料构成、素描，主要以油画为主（占全部展品的70%）。

《新—展》的所有经济款项由参加展览的全体作者自己解决。用于此展览的托运费、搬运费、展厅租借费、广告宣传费、车旅费共耗资三万元人民币（其中有五佰元由朋友相助，这些朋友是中国广播电视部的刘铁君，瑞典籍华人张真（女），南京大学研究生科技文化开发中心洪昊端及昆明师范学院杨金）。

《新—展》的展出得到了许多关心和支持艺术的朋友们的大力帮助，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南京《风流一代》美编吴越，南京《钟山》杂志美编杨国，南京《青春报》社的杨刚、高欢，南京大学研究生科技文化开发中心、华东师大美丰粟学华等人的无私帮助。

《新—展》在上海、南京展出期间，上海电视台、上海广播电台为此作了新闻报道；江苏青电视台作了专题新闻报道（录像），之后《云南美术通讯》也作了报道。

《新—展》在上海发行800份，在南京发行100份。观众达5万人次，青年占多数。观众意见偏两个极端，一种为充分肯定，认为我国展览的艺术倾向是中国的希望、栋梁，充满生命力，另一种否定意见为比这更步西方现代流派的后尘，不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。尤其，还有人认为我们这样自费自力办展览是一种愚蠢。但多数观众认为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展览，但有一真是更充分肯定的，那就是《新—展》作者的勇气，这种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牺牲精神，自费自力办展览这种行动本身就很值得钦佩的。

《新—展》最有意义的是能激发起观众的热情，观众每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，展览气氛极其活跃，每天展厅里都充满争论，观众与观众争，观众与作者争。这种学术气氛是相当强烈的。

《新—展》没有受到任何报刊的评论，其原因没有与任何报刊发生联系，主要感谢到《新—展》的艺术追求

与整个社会流行的趣味不一样，贵会没有任何刊物能承担这些激进、充满前卫意识的作品的风险。所以也就没有主动地与各刊物联系。

《新—展》结束后，我们又联系了一批，包括整个西南三省的具有前卫意识的青年艺术家和理论家，组织了名为“西南艺术研究群体”。核心成员为毛旭辉（滇）、张晓刚（现调四川美术学院任教）、张隆（上海华东师大）、张华（昆明大学工程系）、苏江华（昆明大学工程系）、叶永青（四川美院师范系）、杨莹莉（云南艺术学院）、邓岩耀（中国社科院云南分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）、毛杰（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生，昆明）、潘德海（滇省地质局中），十人。我们打算在今年9月底10月初在西南三省举办画展和讨论会。到时有资料再寄给你处。

《新—展》的目的，再次表明中国现代艺术的存在。这种现代艺术是抛弃了那种庸俗社会学和任何功利动

机而存在，是艺术家心灵的具像表现。这种真诚的、坦率的表
现给观众提供了显现自己心灵的可能。给观众提供一次
以恢复人性的机会，即摆脱日常的生活和工作，暂时地跳
出常规，进入到一种属于本质意义上的生活，即内心生活——
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。中国今天的现代艺术，摆脱了作为简单
地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附庸的地位，它不再歌颂偶像，
它将对所有的人开放，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人。它崇尚人的精神
生活，一种健康的完美的精神生活。在过去的被“四部”横
行的十年中，人性、人的信仰、信念、人的存在遭受到前所未有的
践踏和摧残。在当今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中，艺术家的精神生
活的重要方面，将肩负起特殊的历史使命，为恢复人的健康
的精神生活作努力。《新—旦》的作品~~作为~~^{通过}心灵的具像表
现而成为心灵的知音而存在，和人们亲切地、直率地
交谈。《新—旦》的作品物化着艺术家生命的张力，
膨胀、运动以及艺术家对青春、生命、生与死与终极

问题的思考和真意。这里面包容了艺术家作为人在世界上的种种体验。正是通过这种体验艺术才上升到与整个人类对话的高度。艺术才具有了与人类对话的可能。因此支撑着艺术的人生体验是至关重要的。它给艺术提供了一块坚实的土壤。正是在这块土壤上艺术获得了一双真诚而有力的翅膀。使它能够获得永恒的可能。当观众不带任何艺术和美学上的框框套套来观赏作品时。他无感到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对话。心灵与心灵的对话。反之当观众抱着一种陈腐的观念。特别是文革期间那一套所谓“主题先行”、“突出题材”以及那种红、光、亮公式化、概念化的审美观以及那种图解性、故事性、戏剧性的古典观念时。他便在《新-尺》的作品前产生一种断裂和隔离感。这里没有他有色眼镜中的一切。有的只是陌生和嘲弄。一种毫不留情激怒和对他自身的否定。这些作品对他那一套陈腐的观念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《新-尺》的最高愿望是试图使观众和艺术家达到一种沟通。这种沟通是建立在观众通过艺术品

与艺术相通站在人的立场上而对生命这个实体，这个奥秘，而对心灵和灵魂这些看不见，摸不着而又确实存在的“魔鬼”。由于日常生活的匆忙，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能弄清的，人们长期生活在世界的表象之中，对隐秘的世界的内象¹¹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。物质文明的发展，还不是谈论这些问题的解决。现代科学也还无法为诸如此类的问题下一个完整的概念。而这些问题是每个人必须严肃钻研的。这也是现代艺术存在的理由。艺术家在这片空虚中充当着先锋，凭借直前的投枪在这片巨大的海洋和空白中比一般人走得更快，也更孤独。这也表明了艺术家和艺术存在的意义。艺术家凭借艺术的手段记录下这一股生命历程和体验，这一份精神财富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原型的样式和参照，人类可以根据这种样式和参照来解释自己的命运。《新一片》的意义也再于此，它企图唤起更多的观念共同来追寻生命本身的意义，也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钻研和寻问中，生命获得本质上的意义，一人的意义，何谓新具像，即心灵的新具像，灵魂的具像。这种具像为艺术家对

心灵和生命的直~~接~~^觉把握。采取各种艺术手段对心灵和生命的
作的判断、描绘和界定。它的目的还不限于此。还再与观众
对话和观众本身。它更象一道启示，观众可以借此作为一次向生
命和心灵寻问的起步，只有到此时，艺术的功能才充分地得
现了，也只有在此刻，艺术才真正地回到艺术的本身，它作为一种
充满生命力的符号作为人类的知音、伴侣、朋友而存在。艺术
才真切地现出如萧军以言思一支灵魂之歌的那种魅力。因此
《新十景》在前言中强调指出：首要的是震撼人的灵魂，
而不是愉悦人的眼睛。如里德所言：宁可使观众不愉快，
但也要道出观众的心灵的秘密。艺术不是技巧的游戏，
它是用多种物质固定下来的、人的伟大、强烈、热烈之精神
活动。当然新十景作为一种艺术理想在目前中国的殊
殊文化背景下有其发展的困难，通过在上海、南京自费自
力举办展览，在与各种观众的交流中显现出它还处于
争议之中，同时目前来说也还没有引起艺术界、评论界是

够的应有的重视。尽管在今年8月15日举行的“中国'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片巡回展”中入选二十多幅作品，以及在高志鹏先生办的“85美术运动”学术报告中有所提及，但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没有得到任何发表的机会。但《新一点》的成员将继续沿着能的艺术理路走下去。但同时也希望得到中国美术报及艺术界的支持来帮助，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和观注。

最近由《新一点》成员组建的“西南艺术研究群体”也将沿继《新一点》方向发展，今后举办展览及学术活动也沿用《新一点》这个名称。

《新具像画展》及“西南艺术研究群体”组织者之一 毛旭辉

一九八六年九月六日